

如何只用一个颅骨破案

——专访中国刑事相貌专家赵成文

文/片 本报深度记者 陈玮

争论原始山东人像 张艺谋没有意义

齐鲁晚报:是怎么想起给山东人复原面孔的?

赵成文:参加山东卫视《中国面孔》栏目时,山东大学提供了一个颅骨,这是在青岛即墨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男性颅骨。

齐鲁晚报:复原用了多长时间?

赵成文:大概一周吧。要想确定面孔的五官,先要给五官画出位置线。人的脸有一条中心线,一般都是左右对称的。五官线画完后,再根据一定的规律选择眉毛、眼睛、鼻子、头发、嘴,然后进行反复的调整。

齐鲁晚报:五官怎样找?

赵成文:我们有个警星CCK系统,收集了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照片,可以组合99亿个图像,按照比例从中选择最合适的。其中,眼睛加了马赛克处理,为了防止肖像权的问题,眼睛提取出来单独成库。

齐鲁晚报:把合适的五官安上,就算是完成面孔复原了?

赵成文:当然不行,面孔复原不只是五官的复原,最后还要考虑这个人所处的历史时期。比如山东人,有的在海边风吹日晒,配上肌肉发达的上身,选择鱼飞出水面的照片做背景,呈现的是在海边和打鱼有关系的一个人,这才符合当时山东人的特点。

齐鲁晚报:如果适合这个尺寸的五官有很多,怎么挑出对的那个?

赵成文:确实会有很多适合这个尺寸的,但要选这个年龄段的。比如这次复原的山东人,那时候缺少营养,会瘦一些黑一些,会有皱纹。耳朵我们选大一些的,因为那时候要靠听力。牙齿因为常吃生肉会比较发达。有些图像加了身子还要进行加长,从相貌学上说,85%都符合这个规律。

齐鲁晚报:您觉得复原的山东人面孔准确率可以达到多少?

赵成文:在90%到95%之间,任何事情,包括现在做活体都达不到百分之百,相貌随时随地都在微变,有病没病,一年四季都是不一样的。

齐鲁晚报:想必您也看到那些评论了,有人说像冯小刚和张艺谋,有人说长脸像李咏,还有人不满意这种复原,认为原始山东人的面孔太丑了。

赵成文:我看着不像冯小刚,像张艺谋倒是有一点,不过争论这个没什么意义,因为我们是同族同根,变化有可能重叠重复。就像种瓜一样,品种再多,一看也还是瓜。面孔复原要尊重事实,不能说追求还原出来的人要好看,那就失去复原的意义了。

齐鲁晚报:您祖籍是山东,做山东人的面孔复原有没有特殊感受?

赵成文:对,1899年我的太爷从山东来到沈阳,我们家都是大个子,都在一米八五以上,都是大长脸,典型山东人的特征。做山东人面孔复原有种回到家乡的感觉。

复原被焚烧受害者 面孔,案子很快破了

齐鲁晚报:面孔复原技术运用到刑事案件中,是不是可以破很多案子?

赵成文:其实面孔复原最早用途就是用于刑事案件,一些因果关系比较明显的杀人案、碎尸案、白骨案,就要靠面孔复原。还有好多(受害人)皮肤都腐烂了,光剩颅骨,这个人是谁?为什么被杀?就要用到复原,也叫“颅骨还原”,一旦还原了破案率能



赵成文把家里的书房改成了复原人像工作室,经常在这里研究人物面貌。



“怎么看上去长得像张艺谋,大长脸像李咏?”前不久的《中国面孔》节目中,中国著名刑事相貌专家、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教授赵成文根据在大汶口出土的头骨,复原出了5500年前山东人祖先的相貌,引起多方关注。

这已经不是赵成文第一次复原古人面孔,楼兰美女、明王妃等著名人像复原都出自他手。利用人像破案,也让这个祖籍山东的刑警专家成为警界和考古界的传奇。

达到80%。

另一个用途就是刑事相貌学,主要用于模拟画像。模拟画像从秦代就用上了,画一个人的像挂在城墙上实行抓捕,叫画像图形。现在的用途是,目击者描述嫌疑人后,我们用电脑软件进行复原,加入刚才所说的警星CCK系统。

齐鲁晚报:您印象最深刻的通过复原人像抓捕嫌疑人的案例是什么?

赵成文:前一段时间北京电视台播出过,一个19岁的受害者被杀后,凶手在山洞里倒汽油把他烧了。当天接到任务后就复原了,第二天发通报,很快他父母来认人,案子也很快破了。

齐鲁晚报:是怎么还原的?

赵成文:还是用颅骨复原技术,现场勘探。看是什么汽油,多少公升,确定烧的程度,接下来看颅骨的轮廓,确定脸型,再给五官画线,添加部件,按照年龄把耳朵和头发加上。现场有一些衣服残片,看是什么样的衣服,然后买同样的新衣服给死者穿上。第二天通报以后,死者的父母一看自己的儿子,就打电话来了。

齐鲁晚报:怎么找到凶手的?

赵成文:因为知道了受害者是谁,了解到受害者在哪儿打工,然后和他一起打工的人跑掉了,大体就能断定是哪几个人干的。

齐鲁晚报:之前大连的支票诈骗案,您按照目击者的描述进

行画像,最后却画出了目击者的样子,然后确定这是目击者自导自演的把戏?

赵成文:因为就没有那样一个人,他见自己的像见得太多了,觉得不会怀疑他,就很自然地按照自己的样貌描述了。我画完了问他“是不是你做的”,他一下子就慌了,后来案子就破了。

齐鲁晚报:一般来说,还原面相需要多长时间?

赵成文:不一定,有时候很快,有时候要先根据死者图片判断信息、确定身份。比如前年有个无名女尸,样子已经变形,当地警方找我去还原。根据鞋底和牙我判断她是聋哑人,死者家属很快找到了,果然是聋哑人。依据是她下面缺四颗牙,长时间没有镶牙,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生活条件不好,二是不张嘴,别人看不到。什么人不开嘴呢?那就是哑巴。

齐鲁晚报:这样的刑事案您一个月大约可以接到多少起?

赵成文:现在不太多了,以前多时一个月能接到十几起,现在一个月平均也就两起吧,都是全国各地的。

古人复原不光要复原外表,还要复原内心

齐鲁晚报:是不是所有面孔复原都是一个规律?先确定颅骨、脸型,用画线确定五官?

赵成文:对,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规律,不过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做这件事的人,要在懂人体测量学的基础上,再掌握解剖学,然后有美术功底。面孔复原实际上是刑事案件的技术应用到了考古上,目的不一样,但技术技法是一样的。

齐鲁晚报:从2000年复原明王妃面孔开始,迄今您一共复原了20多个古人面孔,这些作品中您最满意哪一件?

赵成文:国内是楼兰美女、辛追夫人,吴承恩还要进一步加工,有提升余地,国外是法老。国外面孔复原用机械,做得很生硬,像橱窗里的模特。而我们做的还有内心的东西,通过眼神能看到痛苦,以及被害时的深层表情。这不像刑事案件,案件只要找到人就行,古人复原不光要复原外表,还要复原内心。

齐鲁晚报:为什么复原古人时,一定要复原他们的内心呢?

赵成文:因为这能揭示历史的一些事情,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表情看到内心的东西、看到时代背景,他想说什么,我们都可以有一种感觉。但是一般人不研究这个,也就是看热闹。

齐鲁晚报:网上有质疑,说一位专家也在做新疆女性干尸面孔复原,跟您复原的结果不太一致,您对这个质疑怎么看?

赵成文:新疆的木乃伊特别

多,要看原材料是不是同一个,像我拿八号你拿九号肯定不一样,即使拿同一个,照片拍摄的角度不同也会不一样。这个没有可比性。

这个学科比较边缘,处在后继无人状态

齐鲁晚报:您做古人面孔复原的初衷是什么?

赵成文:一开始没有这个想法,有一次无意间到江西办案讲学,赶上明王妃的事,误打误撞走到那个博物馆了。我觉得那个颅骨可以复原,做完了北京日报头版发湖新闻,就轰动。之后就是湖南的,接着做了很多。

齐鲁晚报:您的这项技术是在刑侦中用得更多还是考古中用得更多?

赵成文:现在这个学科是比较边缘的,公安办案和一些大学的考古系不太研究,目前处在一个后继无人的状态。我培养了几个学生,他们都不干这个,真不知道我死了之后中国还有没有人干这个。

齐鲁晚报:为什么没人愿意去做?

赵成文:就是因为是边缘学科,国家要是把它专门设到哪个大学的历史系,专门设一门这样的课,可能就有人去研究了,可现在没有。刑侦侦查科也不太研究这个,现在这个技术处在一个两不管的地带。就像是一个村子处在三县交界处,村子很重要,可没人管就自生自灭。我希望国家能成立一个中国古人复原研究所,有场所、有硬件,能够培养人才,还能解决案件中的问题和一些考古上的问题。

齐鲁晚报:您现在忙些什么?

赵成文:我正在做南京直立人的面孔复原工作,这次是应南京博物馆邀请做的,现在已经基本复原完成了,但是还没有公布。南京直立人在世界上也是比较早的,时间上和北京人差不多。

齐鲁晚报:在别人邀请您做复原时,您也会对这些邀请进行选择吗?

赵成文:我会看是否有意。也有普通人要求复原自己的父母,爷爷奶奶,如果出发点是为了孝顺,我也会接受。山东泰安有一家军人疗养院,一个老太太为救战友被烧伤了,她和她女儿有一个心愿,想复原她十八岁时候的样子,我就给她做了一个和她丈夫在一起的复原。这个是我义务做的,算是完成她的一个心愿吧。

深入,更见精彩
电话:96706056
洪波工作室
邮箱:hongbogongzuoshi@163.com

(上接B01版)

历史“接棒者”

“我没看错人。”对于李正而言,伯绍海不仅是自己的徒弟,更是那段历史的“接棒者”。

事实上,经由李正这一代人的研究和呼吁,这段历史已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

6月12日的公祭大会上,云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黄毅在谈到一位远征军老兵所忧虑的“不害怕死亡,害怕被遗忘”时,就曾表示,“我们从来没有遗忘。”

就在齐鲁晚报记者采访伯绍海时,遇到一位40多岁的来自西安的企业家,他来腾冲旅游,碰巧赶上这次祭拜活动,于是找到当地政府,希望能捐钱给生活困难的老兵:“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之前我们亏欠了他们太多,现在再不还账,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伯绍海说,这样的捐助者,这些年他遇到不少。而在网络上,“关爱老兵”早就成为一些年轻志愿者的日常工作。

“深圳胖哥”、“上海氧气”……对于志同道合者,伯绍海随口就说出一连串名字。“跟他们比,我其实做得很有限。”伯绍海说,由于一些老兵住在交通不便的穷乡僻壤,驾车前往看望他们的志愿者往往要早出晚归,连续几天下来,常常让人疲惫不堪,有的志愿者甚至因疲劳驾驶出过车祸。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可以用‘疯狂’来形容。”云南当地一位接触过这些志愿者和抗战老兵的媒体人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很多志愿者一旦陷进去,往往无法自拔。

“有些老兵的日子确实过得非常惨,谁见了都会动容。”这位媒体人说,这种动容,更多是建立在一种对历史的认同感之上。

12日的公祭大会现场,齐鲁晚报记者就曾碰到来自贵州的个体老板周谦,2009年看了一则关于“老兵回家”的新闻后,周谦便开始关注抗战老兵,此后不断参与当地一些关爱老兵的活动。尽管面临资金、交通等限制,但周谦表示会坚持下去,因为“这是对历史负责”。

在中国,没有哪个地方像腾冲这样有着如此浓厚的抗战文化氛围,而身为腾冲人的李正,终身追求的目标就是,“为这段历史(远征军抗战)正名,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时光流逝,现在公众对于那段尘封的历史的认同度越来越高,可以说李正已经部分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但他认为这还不够,“需要我们的国家和政府给予更多的认同。”

不仅对于那些几十年前逝去的战士应该如此,对于幸存下来但仍在底层挣扎的老兵,更应如此。

“这些老兵像一盏盏明灯一样,照亮了国家和民族最黑暗的时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同样是“最可爱的人”,“希望这段历史能深入每个中国人心中,真正传承下去。”李正说。